

週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廿五日 星期六 第十一期 第一卷

贈閱
秋季戰局預卜

門神救國論

國民黨往何處去

蘇聯與戰後世界

真納及其巴基斯坦

窗外(詩)

科學版

愛迪生的漫談·走三十六哩可減輕體重一磅·蛋白比蛋黃富於營養·痲痺病患者的希望

通訊版

秋風新起石頭城(南京通訊)

廣州一週來幾件大事(廣州通訊)

圖書評介

評馮玉祥著「我的生活」(下)

中行

雷嘯岑

Shanghai Evening Post

劉亦宇

鄧以成

范永楨

本刊資料室

白鷗

青萍

禾

The Chuang Tsin Weekly

Published by the Chuang Tsin Publishing Co.
161 Sze Ta Road, Shanying Road, Shanghai 5, China.

發行所 胡創進 善社出版 編輯部 地址 上海五洲路一六九號 電話 四九〇四

郵資	直寄	航空	三個月	掛號	平寄	每份	零售	每月	訂閱
整	三個月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NATIONAL LIBRARY



秋季戰局預卜

中行

戰事是件非常繁雜的東西，親自指揮戰爭的人都不能預斷其結局。以局外人而談戰事，本是多事；進而預料其未來，更是瞎摸。因此，作者並不敢斷言未來一定怎樣怎樣，只能猜想未來可能怎樣怎樣。

從前倫敦氣象台長天天出門都帶雨傘。別人問他：既然能預測陰晴，為什麼還帶雨傘？他說：更保險一點。我們所能獲得的軍事材料比氣象台所能獲得的氣象材料要少得多，當然我們的預測比氣象台的預測更加靠不住。

但預測陰晴雖不能十分準確，而氣象學上的若干因素却是固定不變的。就像中國大陸上的季風，其時節和方向都是大體不變的。軍事上也一樣有些固定不變的因素，由此因素所造成的「大勢」是約略可以預測的。

秋天到了，低氣壓的中心已由北方移向南方。軍事上也一樣。華北秋收之後，共方實力加強。充裕的糧食及多餘的人力必然會造成一個軍事上的高氣壓中心。從這軍事上的高氣壓中心將吹出陣陣寒風，先到濟南，次到徐州，然後通吹淮河兩岸，到冬春之交，恐怕整個長江北岸都要遭受「風災」了。

北風是一定要來的。至於「風災」之大小卻不能預斷，因為我們不能預知南方將用什麼力量來抵抗這可怕的北風。

終風且暴，何以卒歲！兩個月來的政治措施及經濟措施能幫助國軍抵住北風嗎？

二

下面我們將對目前的軍事形勢及其可能的發展加以分析。

我們在七月間曾預言戰事將有一短時的沈寂（參閱作者在本刊一二兩期所寫論中原戰局的文字），兩個月來，前綫大體平靜，唯鄂西北及皖北與平津周圍有幾次交綏，都無關大局。所以我們的預言總算大致不差。

兩個月來，共方陳毅劉伯承兩大集團都在積極整理內部，醫治傷病，補充新兵，休息疲弱。兩個月的時間太短，整理工作尙未十分完成，所以規模較大的軍事行動還不能正式開始。正式開始應該在十月初。然據今天報紙的消息，濟南周圍及津浦南段都已經發生了戰事，似與我們的預料不合。這問題暫時放

下，後面再談。

現在我分出下面幾個題目來研究共軍的軍事企圖，並附帶研究與這些企圖有關的戰局：

- 甲、攔置東北；
- 乙、切斷遼西走廊；
- 丙、圍困平津；
- 丁、攻取濟南；
- 戊、窺伺兩淮。

三

先說攔置東北。

去年秋季有位朋友從長春來，把東北的軍政情形說得十分詳細，其結論是：「過不得年。」我當時就說，一定能過年。一年容易又秋風，長瀋二城依然握在國軍手中，可以證明我的預斷不錯。我當時的理由是：共軍不必攻長瀋。孫子說：「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共軍既不攻長瀋，長瀋自然固若金湯，所以能支持過楚歌四面的一年。

以東北共軍數量的優勢，攻打今天上氣不接下氣的長瀋，雖不能說易如反掌，但也不十分困難，而共軍偏偏不取攻勢，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長瀋二城積弱之勢已成，只能成爲孤軍困守的營盤，而不能成國軍向外發展的根據地。因此，對共軍已無任何危險性，沒有絲毫可怕的地方，所以不妨暫時擱置，等到以後再來解決。

第二，長瀋二城又是中央一大負擔，不僅費相當數目的軍隊去防守，而又要從空中接濟他們。假定每天要八十次飛行才能供給二城最低的需要，又假定每架飛機只能往返二次，就要經常佔用四十架大運輸機。對於空軍薄弱的中國，這負擔是很大的。

第三，長瀋雖是孤城，然守軍已陷死地，既不願降，又不能走，只能拚命固守，所以打起來也是不能沒有犧牲的。四平街的血戰已給了先例，共軍又何必流些無謂的血去奪取這兩座並無大害的孤城？

根據以上的理由，我猜想，共軍仍將繼續擱置東北。

四

共軍對遼西走廊却不願擱置，而時時想切斷他。唯有切斷了遼西走廊，瀋陽才算真正的孤立。錦州在國軍手裏，便能與瀋陽呼應；遼西國軍力量如能增強，說不定還能把瀋陽這顆死子救活。共軍如能佔領遼西，不僅在東面完成了對瀋陽的包圍，並且能向西發展，逐漸縮小對平津的包圍圈。所以共軍時時想佔領錦州及其附近地區。

但是防守遼西的范漢傑兵團，其實力相當的強大；范本人又非常謹慎；所守地區背負大海，不能陷入被包圍的狀況；又有北甯鐵路及海上的雙重交通綫，共軍決無能力完全切斷他的交通；因為這些理由，所以共軍攻佔錦州及切斷遼西走廊的企圖是不大容易實現的。

共軍如果攻佔錦州，至少要用十五萬人。但目前遼熱之間的共軍最多不過六七萬人，實在沒有力量進行大規模的攻擊。要想進行大戰，須有北方大規模的增援。林彪肯不肯抽出四個到五個縱隊來攻打錦州呢？這就不是局外人所能妄測了。共軍如果想大舉進攻錦州，應該在舊曆九月之後。那時，北方共軍才能抽調較多的兵力南下。那時大凌河才因結冰而失去了防護作用。

據昨日(九月十六日)報載，遼西戰爭十分劇烈。我想這只能算大戰的序幕，却不是真正的大戰。真正的大戰應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必須超過二十萬人的會戰才能算遼西大戰，而錦州及整個遼西的命運也就決定在下次的大戰中。

五

共軍今年之另一企圖為圍困平津，逐漸蠶食平津地區的邊緣，縮小包圍圈，慢慢把平津二城的交通切斷，把他們變作長瀋一樣的孤城。以大規模的戰爭摧毀二城的防禦並佔領之，共軍似乎還不想，而且力量也不够。

以共軍在黃河以北的全部兵力來圍攻平津保三角地帶，未嘗沒有成功的可能。但共方也和國方一樣，是重南輕北的。所以陳毅和劉伯承兩個最大的集團都放在黃河南岸，而冀南的壯丁還要源源不絕的流入劉伯承的部隊。這樣一來，真正在平津周圍盤桓的只有聶榮臻這一部分。聶部力量也不能算不強大，但由他獨力應付傅作義，仍然是「守則有餘，攻則不足」。因此我們不妨武斷一點說，如果劉伯承不回河北，林彪不南下，平津地區是不會落入共軍之手的。

劉伯承會不會回河北呢？不會。因為劉在河南的竄擾吸引了更多的國軍，比回師河北有更大的作用。這一點似乎讀者都承認，不必多說。林彪會不會南下呢？這個問題會有很多人問我。我說，不會。而多數朋友

仍然認為林彪南下的可能性很大。他們說：

「在林彪指揮之下的軍隊不下四十萬人，有二十萬人很够應付東北的局勢了，其餘二十萬人留在北滿有什麼用處？為什麼不遣派入關拿下平津呢？」

我說，林彪不會入關，不僅目前不會入關，恐怕明年也不會入關。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林彪想入關，必先拿下遼西走廊；拿不下遼西走廊，林彪必不入關。林彪入關，本不必經由遼西走廊，熱河草原，隨處可通。但是，如果林彪不肯派兵攻打錦州，他對於小三四個縱隊都不肯抽出，怎肯抽出十幾個縱隊遠征平津呢？因此我說，遼西不下，林彪決不入關，因此，今年決不能入關。

第二，東北共軍根本不願意「打」進關內，他只願「走」進關內。如果關內共軍殘破了兩淮，瓦解了長江，把南京政府逼到廣東去，那時華北軍人必不能支持獨力反共的困局，則檄文一紙足以下平津，林彪將旗鼓入關，有征無戰，何必用血來換平津？如果關內共軍不能得勢，始終偏促於華北一隅，則百萬大軍集河北，很足以應付大局了，又何必從東北抽調勁旅，以水濟水呢？根據這個理由，我說，陳毅劉伯承不過長江，林彪決不入關。我猜想，明年一年，江淮還不至殘破；所以我猜想，林彪在明年還不會入關。

第三，從政治的視角來看，東北共軍也不會入關。滿洲隣接蘇聯，李立三在那裏，等於狄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亞。東北大權實在李的手中。從內部力量上看，李立三已在北滿樹立一個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勢力。東北共軍是李立三的政治資本，他不會隨便浪費的。如毛澤東南渡長江，李立三就會移節故都，坐收勝利的果實。如毛澤東無力南下，李立三將安坐北滿，生聚教訓，靜待良時，決不肯冒昧南行，虛耗兵力。根據這個理由，東北共軍入關的可能性很小，即令人關，也是以後的事，與國共對抗的軍軍局勢不生影響。

根據這種分析，我可預言，一年之內，共軍不能攻佔平津，一年之後，風雲莫測，非作者所能逆料。在這一年之內，聶榮臻的部隊只能圍困平津，在平津四周與傅作義鬥智，而不能有更多的辦法。

六

現在談到濟南問題。

我預測，在今年秋季，共軍將企圖攻取濟南。我的理由如下：

- (一) 自從七月間兗州棄守之後，濟南已真正變成了孤城，比較容易攻取
- (二) 濟南四周全是共軍的佔領區，陳毅的大軍又近在咫尺，集結二十萬以上的人並不困難。(下接第五頁)

門神救國論

雷嘯岑

本文所論「門神」，不純是以「無路請纜」的國民黨黨員為對象，凡具有愛國思想，民族意識，且對現狀熱望改進，富有救國熱情的知識份子均屬之。但亦有點界說：即所謂「門神」也者，應是經常在政治邊緣佇立徘徊者，當政治之門敞開時，你能在門限內靜觀裏面的一切醜態，政門關閉時，亦能從門縫或牆壁小洞中偷看若干真象，但又不願意將這所房屋——國家——弄垮的人們。至於專以拆毀房屋為業的共產黨徒，以及巖穴隱逸之士，市場逐利之夫，他們根本不願以門神自居，只好存而不論了。

連年以來，我們隨處聽到不滿現實的呼聲，主張革新，要求變法，然喊來喊去，終成無法實踐的濫調，令人聞而生厭。這原因，不是他們沒有革新的能力和方法，亦不是他們的主張不符合客觀環境的要求，而是這般人的本質上，即多少帶有被「革」的成份在，好似騎在馬上尋馬，作賊大呼捉賊，當然不會發生力量的。這些高呼革新的朋友，在現實政治上，都不免有小派系的背景，私人與團體彼此間的利害關係太深切，其身份並非「門神」，而是「灶神」。灶神經常受命上帝，專在屋內和人間結香火之緣的。它的視綫很偏狹，心地極偏隘，恩怨太分明，一切思考，都不會逾越一座小屋以外，如何能担当革新變法的大任？今日要改革庶政，挽救危亡，只能由「門神」來担任主角，纔有希望。

無論古今中外的統治階級，除了極少數的「英明之主」外，越在其政權發生動搖崩潰的時候，越不敢信任在政治上具有門神資格的人士，而專門迷信其近暱之臣，或血緣之親，故歷代亡國之君，都是由倖臣，宦官，外戚專權送終的，史迹昭然，斑斑可考。同時，我們從整個中國歷史中，更發現一條定律：即自秦代大一統帝國起，直至滿清亡國止，凡國內發生以反抗現政權為目的的大變亂，無論是揭竿而起的盜匪醜亂也罷，是一羣邪教妖人的替天行道也罷，或是一些野心家所脅持的農民暴動也罷，如陳涉吳廣，黃巾黃巢李闖等等，結果莫不把那一朝代的統治階級搞垮台的。唐安史之亂，若非藉外兵來撐持，而玄宗又能在馬嵬驛演一幕割愛的悲劇，唐室早已完了。其中只有一個例外，即滿清中葉的太平軍，雖然佔有全中國的大半江山，在南京樹立了王權十幾年，終被滿清王朝所破滅。太平軍的革命力量，在中國歷史上各種「反動」勢力中，算是最雄厚的，何以終致敗亡呢？即由於當時的統治階級能够屏棄其八旗綠營等灶神不用，而倚賴一個政治上的門神會國藩，纔延續了一百多年的政治生

命。會國藩不過是當時翰林院中一名閒散的「理學之士」，他既非參預機密的所謂元老重臣，亦與其他一切權臣或皇親國戚素少關係，其本身更無政治組織作護符，是一個清流的士大夫。因為他具備了這些門神的條件，所以他就能驅策天下豪傑之士，為己效力，且能指揮八旗子弟如塔齊布，僧格林沁之流，効命疆場。他平日在政治上如果是灶神，或是參加了別人的小派系，或是自己組織了以爭權奪利為目標的小團體，他根本即沒法出來練湘勇以「討賊」，縱使出來，亦必被其他在政治上有利害衝突的派系所傾軋排擠，鋸羽而去。那時的滿清王朝，其腐敗無能，有如風燭殘年的老翁，全國文武百官，除貪污驕橫以外，不知國難為何物。駐在全國各地的「旗兵」固然腐化低能，即為多數漢人所統帶的「綠營」，亦皆貧殘驕驕，不堪一擊。各個封疆大吏，粉飾太平，諱言匪警。太平軍所至之地，如入無人之境，武官不敢交綏，文官聞警潛逃，人民對當時的政府更無好感。假使那時掌握最高統治權的那拉后，仍迷信其皇親國戚，八旗綠營，以及一般「世受皇恩」的官僚們來抵抗太平軍，則愛新覺羅氏的皇冠，早被洪秀全取而戴之了。這不是想像之詞，有史書和湘軍志暨曾氏兄弟所寫的文字紀錄可稽。會國藩在政治上以超然的姿態，憂國憂民的熱情，取得君主信任，受命戡亂，揭出「維持名教」的口號，號召全國才智之士，共赴國難。他創造了一套用人的理論和方法，自由的招賢納士，不受牽絆，而天下的智勇辯力之士，亦深信他是為着挽救危亡，立賢無方，大家都樂為之用，效死弗去。正因他在政治上是門神，是「忠君愛國」的士大夫，滿清王朝纔相信他，不惜假以無上的權威，推心置腹。凡有向朝廷攻訐曾氏的御史或官吏，無不遭受嚴譴，曾氏所奏請的事，不問大小，無不照准。這些，都是他的成功條件，亦即是門神救國的例證。

現階段中國的危機，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以一個創造中華民國，劃除封建軍閥，領導抗戰勝利，執政二十餘年，擁有六百萬黨員的唯一大黨，到今日竟呈現着半身不遂的癱瘓症，只靠一個神經中樞——領袖，苦力支撐，實在太危險了！不管世界局勢演變到甚麼地步，中國一定要生存，一定要獨立自由的生存，這是毫無疑義的。然爭取這獨立自由生存權的歷史任務，現在方告開始，而負有領導這場鬥爭責任的執政黨，由於內在的矛盾與自然的腐化作用，弄得精神渙散，離心離德，以致派系林立，爭權奪利，主義變成裝飾品，革命只是口頭禪。這些操持政權的派系，各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濃厚的支配慾，即對本黨人士，亦不例外。無論文的武的，左的右的，其本質與作為都和威靈同治年間的八旗綠營，相去不遠了。漫說將來建國的艱鉅重任，他們「弗克負荷」

，即目前國家民族的統一工作，這般人亦似有「愧不敢當」之感。如果國民黨真能來一次浩血運動，澈底改革，恢復當年革命黨的素質，則戡亂建國的大業，依然可以勝任愉快的。但在黨內作了二十七年門神的小區區看來，這似乎是一種阿Q精神的幻想，不可能！不可能！現時大多數賦有前進思想的國民黨員，以及全國大多數的人民和站在政治圈外的知識份子，對現實固極端不滿，卻並不歡迎共產黨！大家相率焦急煩悶，如有所失；一般知識青年的情緒，大半亦復如是。這許多智勇辯力之士，都有救國的能力和勇氣，可是，不願作私人派系的奴役，亦即是今日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門神，是爭取中國獨立自由生存權的後備軍。這一大羣鬥士，只要有一個像會國藩那樣氣魄與作法的人，出而號召，決定可以完成救國使命的。今日如會氏那類的人才，並非沒有，只看能拔識信任會氏的統治階級，如葉赫那拉氏者，能否排除八旗，綠營，宗室的障礙，衝破現存一切羈絆，以轉換國家的危機？

會國藩不是甚麼三頭六臂了不起的人物，本文特別提出他來作研討資料，只在說明今日國家如要救亡圖存，必須在既得利益集團以外，選拔人才，以期籠罩一切，團結人心。近來蔣經國在上海執行新經濟政策，有聲有色，人人喝采，這並非蔣氏個人具有縮地截天的本領，乃因他平日在政治上比較站在超然立場，現實環境正需要這類人，纔能有所作為。假使另換現存政治派系中任何一個人來上海督導，其才學或許優於蔣氏，其成績必等於零。不說別的，單是上海市場中各個既得利益集團內在的矛盾對立，以及豪門巨富，顯宦貴戚的政治和經濟的利害關係，便可迫使其一籌莫展！蔣氏的身份雖不是純粹的門神，然決非經常在小屋內與人間結香火之緣的灶神，顧忌無多，牽絆自少，再得着政府的極端信賴，自然能够暢行其志了。再就全國看看：三民主義並未被人民所揚棄，人民所憎惡者，是一般賣三民主義膏藥，上欺領袖，下騙國民，把持國事，腐敗低能，專門為私慾打算，漠視人民利益的所謂「幹部人物」「元老重臣」等。這些人，由於二十年來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所創造的狹隘而錯誤的環境，到今日，好似坐在一個鐵筋銅骨的櫃子裏，已無法自由轉動其手足，人民對他們亦早已不存奢望了。若有人焉，因緣時會，以身許國，超然現存政治派系之外，本天下為公的精神，用革命手段，處處為人民利益着想，真正實行三民主義，作一個現代的會國藩，一定可以博得全國大眾的熱烈擁護，完成歷史任務的。這類人才，相信中國現時不但有，而且為數不少，只是都成了門神。誰能領導這一大羣鬥士，為爭取國家民族生存權的前綫戰士，誰就是現代中國的救世主！

(上接第三頁)(三) 濟南如果落進共軍手中，則冀魯豫三省打成一片，能增強共方的實力及聲勢。

據報載，山東共軍已開始攻擊濟南。但據我看，這只能算是序幕。山東一帶秋收還沒有完。秋收完後，還要種麥。至少一月之後，山東農民才能大規模出動，共軍的「人海戰術」才能實施。到那時，濟南的爭奪戰才能真正展開。

然攻取濟南也並不十分容易。第一，濟南北面是黃河，南面是山，容易設防。第二，青島北平及徐州的飛機場離濟南的空中距離都在一小時以內，容易得到空中支援。第三，徐州仍是國軍集結最多的地方，能在濟南戰爭白熱化的時候急馳援救。第四，濟南四面被圍，無路可走，使國軍不得不死守。

根據這個分析，共軍如果攻取濟南，便必須作下列的佈置，並使用下列的兵力。

第一，用二十萬人，正式軍隊與民兵各半，從四面圍攻濟南，在濟南近郊戰中消耗國軍，等到濟南防護力減弱的時候，再用人海戰術猛攻。

第二，用十萬人，大部分是精銳的野戰軍，放在徐濟段鐵路的兩側，預備在濟南戰事緊張時堵截徐州方面馳援濟南的國軍。

第三，用六七萬人，兩個陳毅的快速輕便縱隊加上張太生金紹山的土共，竄擾徐州蚌埠之間，經常破壞津浦路的交通，威脅徐州的側背，使徐州的國軍不敢馳援濟南。

在這種部署之下，共軍之攻擊濟南可能得手。然而使用的兵力也很多，大約要十二個縱隊再加上十幾萬土共與民兵。

七

濟南的攻取如能成功，在稍事整理之後，共軍將大舉進攻淮河流域。我這裏所謂淮河流域是一個很廣大的區域，包括整個蘇北，整個皖北與皖中，及河南的大部份，從伏牛山直到東海。

在這一攻進兩淮的戰爭中，共軍將使用他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全部兵力。據作者估計，約略有七十萬人，其中陳毅陳唐劉伯承三部約五十餘萬，土共民兵二十餘萬（山東土共除外）。這次戰爭可能比今年黃泛區戰爭的規模更大，其勝敗對江左存亡的關係也更大。

主要戰場大概在皖豫之間的淮河兩岸。

然而，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戰事，必先有長期的醞釀及準備。因此，今年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在秋季發生。

他已越出了本文的範圍，所以我們不能詳談他。 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江灣



國民黨往何處去？

Shanghai Evening Post

儘管南京方面現正在制訂各項計劃改革方案，但假如沒有外界強有力的激勵，則今天國民黨的徹底革新前途，實難存任何較大的希望。

目前最主要的困難之點，便是缺少一種強有力的新起的領導力量，能使黨內各派系放棄其各自偏狹的利益，而能將一個鬥爭分裂的黨銜合使成爲一個團結有力的政黨。從國民黨的歷史上看來，惟有蔣介石總統能在追隨孫逸仙博士革命的許多人士中卓然挺出而爲國家的領袖，但蔣氏對國民黨內絕對控制的統治力，也遭受了嚴重的挫折，這從最近國大選舉及立法院選舉經過情況中，都一再明顯地反映出來，這種結果，正表示出圍繞於蔣氏四周的黨內各派系彼此間必須求取政治上的妥協。

要維持黨內的團結，蔣氏已感到應求取黨內各派系間的均勢。因此，他想使C.C.派，政學系，黃浦派，青年團，及黨內其他一些小派系有一個較長期的妥協。這種妥協，縱使各派系間能獲得一個暫時滿意的結果，但勢必助長各派系，且益更加寬其裂痕。

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說廢除國民黨內派系之分就是了，但在事實上，這些派系却是存在着。一個組織展開得很龐大的黨，許多年來是經由這些派系路線而組成，沒有人能夠摧毀這些派系，除非傾毀整個國民黨，惟有的一線希望，雖然是極其暗淡，就是要使黨得以生存，祇有各派系團結

等。

我們細讀南京方面黨務改革會議之報告，竟找不到任何一點，可表示各派系願真誠合作促成團結。黨中高級人員談廢除派系，探其動機與涵義，則其所謂廢除派系與革新實是希望以一種壓服的勢力壓服所有其他與之競爭之派系，使其不能立足，而使自己之派系能在黨內獲得優勢的控制力量。由於各派系代表們的自私與各懷政治野心，致使黨內昏暗混亂。像這樣一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政客們，把革新當作取得黨內控制權力的跳板與進路，要想靠他們來拯救國民黨和中國是決無希望的。

我們要對那些對國民黨內部分裂情形祇是極膚淺地懂得一點的人士指陳一點，「革新」這兩個字當其在黨務會議中被用作一種政治上的詞令時，便不能相信其字面價值。這兩個字在各派系發言人口中說來各有其不同的涵義。當C.C.派說到革新時，意思是說青年團黃浦派和政學系的勢力都應排除。當青年團與黃浦派熱烈地合唱革新時，其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打擊C.C.派。當政學系提到同樣的兩個字時，在其內心中就是要使C.C.派喪失其黨內的勢力。

對這種整個情況最好的形容，我們可意譯美作家絲泰茵(Gerrude Stein)的話來說：「世界上所謂政治，就是政治那麼一回事。假如有人以爲國民黨內或有某特別一派系比其他敵對派系較少政治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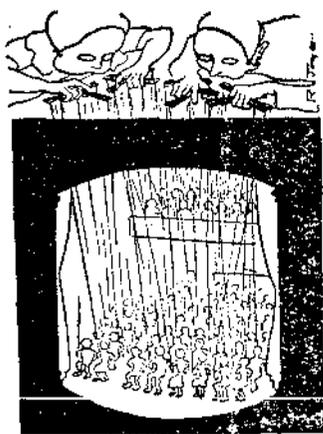
心，或較不沈湮於黑暗的政治，那是一種極端的錯覺幻想。他們最先考慮的是其本身的利益，至於黨的團結和國家的幸福，儘管滿嘴宗教熱情似的關切，但終是置於其次。

近來國民黨內談革新是一件頗時髦的事，各派系領袖間亦偶有自由主義的顯露，但不幸的是這種自由主義大都軟弱無力，任何各派系中的自由主義現在都沒有有一個中心思想的基本結合。再有一點，不少國民黨派系領袖利用自由主義這牌子，拾起華萊士早彈過的舊調。這種趨向，祇要一讀上海幾份國民黨辦的報紙，就可容易地看出來。簡直令人會奇怪在上海國民黨中華萊士的支持者竟比華氏故鄉愛俄瓦州的擁護華氏者還要多。

由於國民黨有這許多派系，這使我們認爲目前國民黨的革新運動是一件困難的事。可能產生一種出乎一般人意外的結果。國民黨，照其中文名稱的涵義看，它最初是一個國家主義者的政黨。其歷史也顯示給我們，在有關國家民族問題的對外爭論上，國民黨是常能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例如國民黨所領導的對日八年長期抗戰，受全國支持是一例，國民黨所奮鬥實現的廢除治外法權和一切不平等條約，爲全國所擁護，又是一例。

但是在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歷史也告訴我們，在有關國內問題，不論涉及某一階級或某種社會性的鬥爭，國民黨却是很少能獲得大眾的支持。舉凡國內的或社會性的爭執，若國民黨獲得少數階級或大眾的臨時支持，國民黨的主要憑藉都是揚着民族主義的旗幟。這就可說明，在國民黨長期反共的許多年中，從未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要獲得大眾的支持和使黨內團結，國民黨的領袖們不必專致力於反共，而應自力更生，面對中國國家生存的威脅作奮鬥。

(楚士譯)



蘇聯與戰後世界

劉亦宇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結束了三年，由於美蘇間的意見日深，對戰敗國的處置，無法獲致協議，和會延不召開。同時這兩國間的冷戰日趨劇烈，時有轉化為熱戰的危險。現在美蘇兩國間的矛盾已超過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矛盾，在此種形勢下，一致同意的和約自談不到，戰敗國必然要被扶

植起來，担任戰爭的前衛。聯合國的組織已完全不能起維持和平的作用，變成兩個巨強的外交戰場，至於四外長會議將來即使恢復，亦不過講價還價，拖延時間，不是誠意解決問題。

人類在頭兩次戰爭中已創巨痛深，似乎再不應常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了，然而不管隨着戰爭而來的巨大災難，甚至將使文明毀滅，列強的政治家尚無弭戰其法，而且第三次大戰成熟的時間將比第二次更要短促。假如要尋求戰爭的基本原因，我們不能不歸之於帝國主義時期的強權政治。所謂強權政治就是強國不顧一切法律正義的標準，靠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來增殖自己的權力，並造成國家間的同盟與敵對，以求達到瓜分或獨霸世界的目的。正是強權政治妨礙強國間的合作，造成世界的不安。

第二次大戰中的一個特點就是蘇聯的興起，成為世界的強國，在德日覆亡以後，已取他們在歐亞的地位而代之。蘇聯在革命成功以後休養生息二十餘年，它雖然煽動過別國內部的革命，也加入過國際聯盟，提倡和平外交，集體安全，那時候它還忙於國內的建設，無力從事於強權政治的角逐。自第二次大戰爆發，世界資本主義內部已陷於不可調和的分裂衝突，蘇聯得以乘機而起，展開它的擴張計劃。自此以後，它開始進行沙皇時代的強權政策，追求沙皇時代的外交目標，而其成就也比沙皇時代大多了。

蘇聯不論在大戰初期和德國訂約互不侵犯，以及後來和英美同盟，對德作戰，換言之，它不論和法西斯國家，或者和民主國家做朋友，都有自己的目標，即是本身的擴張。在它和德國友好的時候，兵不血刃的合併波羅的海三

小國，和德國瓜分波蘭，與德國成立諒解，從羅馬尼亞「收復」貝賽拉比亞的「失地」，當它後來同英美同盟的時候，這些也都經英美承認了。

蘇聯在上次大戰中不僅恢復了帝俄時代的疆域，而且它的擴張計劃也隱然與帝俄的擴張計劃相吻合。第一次大戰期間，帝俄和英法秘密協定，協約國勝利後關於東歐的領土處分。後來這些協定被革命後的蘇維埃政府公布。根據這協定，俄國波蘭的邊境應向西擴充至斯德汀，德奧境內的波蘭諸省應為俄帝國所有，匈牙利應割東北數省於俄，應割地與大塞爾維亞（南斯拉夫）與大羅馬尼亞，它本身應為位於羅，南，捷之間的一個小國，捷克王國應由俄國的親王統治，俄國且須承認土耳其的歐洲屬地，連達但勒爾海峽在內。根據這一協定，再加上俄國的同盟國，保護國，以及大斯拉夫主義國家的聯合，俄國的勢力可以擴充到奧得河，阿爾卑斯山及亞得里亞海，以及愛琴海。這一計劃未實現，帝俄即在戰爭中崩潰，由今日的蘇俄予以完成，不過名詞不同一點。現在稱為被兼併的領土，佔領區，親蘇的政府，共產國家，這些構成蘇聯今日在歐洲的勢力圈。只有在海峽問題上，蘇聯沒有達到帝俄所定的目標。

蘇聯對於戰後的領土處分可謂已躊躇滿志。它恢復了帝俄時代的疆土以外，又合併東普魯士的東部，北布科文那，及羅登尼亞。它在歐洲的軍事地位因此更為加強。在遠東，依雅爾達協定，它收回了帝俄在遠東半島的軍事要塞（旅順）及南庫頁島，並取得了千島列島。與這些領土相連接的就是它控制的勢力範圍，在歐洲為芬蘭，歐洲的

斯拉夫國家（波蘭，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德國及奧國的佔領區，在亞洲為新疆，蒙古，滿洲的北部，北韓。像這樣一個龐大而連接在一起的帝國是歷史上所少有的。而它對於它的勢力範圍，正謀加強控制的程度。如在東歐國家，它首先違反雅爾達協定的舉行民主選舉的決定，操縱選舉，使共黨得勢，以後對於民主政黨又任意加以叛國罪名，宣布其為非法組織，處決或放逐其領袖，造成實際的共黨專政。雅爾達協定原來分配歐洲的勢力範圍為東歐屬蘇，希臘屬英，義大利屬英美，但蘇聯除鞏固其在東歐的控制外，更以希臘的共黨游擊隊，義大利法蘭西的共黨為侵略前鋒，想從內部把這些國家征服，併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像這樣發展下去，蘇聯併吞全歐洲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英美看來，蘇聯的侵略野心太可怕了。

杜魯門為抵抗這種侵略乃於去年三月宣布援助希士，以後由於對德對日和會召開無期，在德國及韓國的佔領區美蘇的裂痕日深。今年西歐聯盟成立，美國對外援助計劃僅包括西歐十六國及德國，南韓政府成立，西德準備制憲及組府，不可否認的，這些都是美國對反蘇的政治軍事同盟所作的佈置。

美蘇兩國這樣各自鞏固其陣營，準備未來的戰爭，都說是為了防禦對方的侵略和擴張。實際上，由於第二次大戰的勝利，美國已成為世界的統治者，蘇聯則是它的有力的反對派。美國主張在現狀下以和平的手段求改革，蘇聯要求以暴力打破現狀。十九世紀初期以及二十世紀共有三次（拿破崙，威廉第二，希特勒）歐洲大陸的獨裁者發動打倒英國或英美的世界統治的戰爭，三次都失敗了，現在輪到蘇聯出來擔任這一任務。

從理論上說來，蘇聯是一社會主義的國家，國內沒有地主，資本家，銀行家，領土廣闊，原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又有無限的國內市場，似乎用不着侵略別國，向外擴張。我們怎樣解釋它戰後的一串行動？有人說，蘇聯還保持着世界革命的思想，它為了保衛蘇維埃制度，必須使全世界蘇維埃化。我們不否認這一思想的存在，不過須指出

這一思想本身的變化。在第一次大戰後幾年，蘇聯由於本身的無力，因此認為世界革命應由各國民衆自己的覺悟和組織來發動，共黨只是盡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領導作用。那時蘇聯的立場還是國際主義的，希望各國無產階級之自動奮起，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蘇聯從旁加以援助。後來共產國際的這種企圖完全失敗了，證明它不明瞭各國的實際情形，不配領導世界革命，於是共產國際被解散（這當然也含有加強盟國戰時團結的作用）。共產國際的解散，結束了這一時期。

戰後蘇聯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是從國家主義的立場出發。依列寧的說法，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時期同時存在是不可能的，最後的勝利終必屬於一方面。蘇聯的領袖認為蘇聯與英美既勢不兩立，而且資本主義在發生危機的時候，一定要利用法西斯主義向外侵略，所以蘇聯必須準備在工業上和技術上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加上蘇維埃制度的極權性質，俄國在地理上的不可征服性以及國外共黨對蘇聯之效忠等因素，便可保證蘇聯在下次大戰中的軍事勝利。在此期間蘇聯必須一面鞏固其對外圍國家的政治控制，以便利於自己的經濟建設和軍事防禦，其次必須支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共黨，努力破壞其自己國家的經濟，解除對蘇聯的威脅，並且讓蘇聯的發展容易趕上它們。一旦這些國家的經濟崩潰，造成革命形勢，共黨又可利用時機奪取政權。不論這一理論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至何種程度，克里姆林的要人正是根據它以製訂外交政策。

要知道這一理論是否正確，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過去不久的歷史教訓。第一，我們必須了解，蘇聯如果單靠自己的力量而且與世界為敵，它的工業建設將永久趕不上世界上最進步的資本主義的美國。二十年前俄國的五年計劃也是拖着趕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決心，但是等它的建設大有進步的時候，納粹就用武力將它搗毀，使它倒退若干年。希特勒進攻蘇聯之速，蘇聯損失之重，都是出乎蘇聯領袖意料之外的，而這種危險今仍存在。第二，外國共黨的效忠，並不能拯救蘇聯免於災難，德國共黨曾為共產國際下的

第二大黨，自被希特勒摧毀以後，在大戰時期完全起不了維護蘇聯的作用。第三，今日蘇聯固已擴大疆域，在某幾方面說，是加強了它的軍事地位，但在另幾方面，這一軍事地位是比以前惡化了。我們知道，希特勒的侵略已比拿破崙更為深入，然而蘇聯那時還只是對希特勒作戰，而且得到英美的援助。下次大戰中，從西歐到遠東它將無處不受攻擊。例如，美國今日援助希土，大戰時候便可用這兩國為進攻烏克蘭高加索的基地。第四，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何時崩潰，它是否造成革命形勢更為疑問。上次大戰以後各國的經濟危機比第一次大戰以後嚴重多了，然而各國並未發生革命，今後這種革命更不易發生。

克里姆林宮未嘗不知蘇聯國際地位的孤立，但它今日的做法和措施是為了保持共黨的獨裁政權，不得不然。我們單就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說，俄國人民的利益和共黨統治的需要相矛盾便很顯然。蘇聯在這次大戰中的犧牲無疑是勝利國中最慘重的，蘇聯人民自樂於接受外援，使國家工業早日恢復。蘇聯如果接受馬歇爾計劃，一定可以取得比別國更有利的條件（至少和英國的條件差不多）。這一接受至少有下列的利處：一、促進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經濟復興，二、促進世界經濟平衡之再建，三、使美國得以減輕軍備，每年可節省一百至一百二十億美元，世界的緊張局勢亦大可緩和。蘇聯的這一明智態度是合於其人民以及世界其餘國家的利益的，但不合於共黨統治的利益。因為國際的戰爭的危機如果解除，共黨極權主義的統治便會動搖，蘇聯人民便要求民主和自由，東歐國家如得美援，亦必漸脫離蘇聯控制，而且蘇聯也不能干涉別國內政。共產黨政權將因此而解體或軟化。因此，共黨決不能這樣做，它只有誇大戰爭危機，讓人民緊密的團結在它的周圍。至於共黨這一政策如何使蘇聯人民貧窮，痛苦，以至後來要在戰爭中犧牲，這些就不是共黨所能顧及的了。

由上所述，戰後世界的不安，大半起於蘇聯繼承帝俄的政策，進行強權的外交，這是否定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精神。蘇聯憑藉其國力，應當在戰後起偉大的進步作用，做弱小國家的朋友，援助它們的統一，獨立，民主，建設

。但蘇聯不此之圖，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世界大戰既因此而加速，蘇聯幾十年來的進步恐亦將毀滅於炮火之中。蘇聯既要求別人視它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加以擁護，難道蘇聯執行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嗎？難道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和帝俄的外交政策是沒有分別嗎？

（上接第十二頁）受人蔽護和毫無激盪的生活。一個人到三十六歲便應準備對付現實，自此以後直到六十歲止不斷地增進其工作效率以處理一切事情，假如一個人不是因過度耽溺於麻醉品（這裏我所指的是烟、酒、茶和咖啡）以致傷害身體，不因飲食過量以損害健康的話，那麼他可以繼續有效地工作到八十歲，甚至例外地工作到九十歲，人類生命的曲線到此便急轉直下，生命之圈便已接近終點了。人生的事業也就可以結束。但若所有的人在三十五歲時便不致力於事業，那麼世界便不會有實際的成就與進步了。

我們的音樂的未來
音樂家有一個大的缺點，就是大多數的音樂家們對於他們用以演奏為業的樂器沒有研究。一個著名的美國藝術家，新近替我們製了一些留聲機片。當試唱完畢以後，我付了價款，但把這些片子通通毀掉了，她問我這舉動的理由時，我便告訴她，她G絃上的音不正確，聲音太高。她為我再親自演奏一次，我仍舊顯然地聽出這缺點，我拿過她的樂器，把絃放在羅微鏡下細看，發現絃上有一塊被磨壞的地方，這惟有我指給自已看並解釋給她聽以後，我才能說服她的缺點。

徵稿簡約

- 一、歡迎學術論著，國際問題，科學小品
- 二、各地通訊，書報評介，文藝等稿。
- 三、每篇字數最長請勿超過四千字。
- 四、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勿橫書，勿
- 五、兩面寫，如係譯稿，請附原文。
- 六、來稿請註明詳細地址及真實姓名。
- 七、稿費每千字一至五元。
- 八、不附足郵票者恕不退稿。

真納及其巴基斯坦

鄧以成

巴基斯坦 (Pakistan) 還是去夏剛從英國統治下解放並從印度分裂出來的一個新國家。它的國土可分兩部，一部份佔有印度的西北，另一部份則處在東孟加拉省 (Eastern Bengal) 境內。兩部中介印度聯邦的領地，距離遙遠，幾乎長達一千英里，實是一個歷史上所未有的奇特國家。

巴基斯坦現在成了世界最大的回教國家，矗立於回教世界的東邊。它的面積大過意大利一倍，人口也居世界的第六位。可是就歷史來論，它卻沒有什麼可敘述的，因為它的歷史就是印度歷史的一部份。

巴基斯坦的人民很複雜，語言也不統一，只是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都是回教徒，因而形成了一種凝聚力。我們可以說，巴基斯坦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建築於宗教基礎上的國家。

無論從經濟，政治以及種族方面的實際情況來論，巴基斯坦都不可和印度聯邦分開，只因彼此的信仰不同，纔形成今天的局面。

雖然大多數回教徒也會和印度教徒在一處相安過，但如今的回教同盟却要堅持印回兩教的人民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他們的理由是回教徒相信一神，印度教徒却崇拜偶像，回教徒

主張人人平等，印度教徒則實行階級制度，回教徒宰殺牛隻，印度教徒則崇奉耕牛，在這樣一個對立的信仰和習慣上，他們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同在一个政府之下生活。所以回教的領袖真納 (Jinnah) 總是大聲疾呼的說：「回教徒就是一個民族，我們應該從印度教徒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回教徒會經長期的統治過印度教徒，現在我們還能讓我們的被統治者來擺佈自己的命運嗎？「經過真納這樣一二次的鼓動，印回是無法合作了，而在這樣的情形下，真納也就為時勢造成了一個英雄，變成了回教徒的領導者。」

實際上，真納也並不是一個虔誠的回教徒，他也沒有回教徒所具的那種性格，可以說是一個歐化或英國化的印度人。他幼年就讀於教會學校，後來又到英國去留學，並且獲得了倫敦的律師資格。他厭穿回教徒的服裝，經常穿上整潔適體的西服。他的英文很好，但對回教徒的語言却極生疏，當他有一次說到回教徒因有統一的語言，所以應建立一個國家時，他自己却不能用回語來寫這篇講稿。

真納早年會到麥加進過香，却不是表示他對回教就怎樣的虔誠。雖

然回教的教規是禁煙禁酒的，但他則特別愛吸煙也喝酒。同時他又和孟買一個有錢的拜火教徒的女兒結婚。可以說一直要到五十歲以後他才開始過比較嚴肅的回教徒生活，而成爲一個回教的領袖。

就是以後也不能確說他每天會無間斷的做過三次祈禱，或者於回教九月齋期中沒有破過戒規。他不懂亞刺伯文字，所以對於聖經的了解還要比可蘭經來得更透澈些。記得曾有人就巴基斯坦將來對回教的政策應該怎樣一問題來問他，他即不假思索的說：「我對宗教不感興趣，那不是我的事。」

回教分治的觀念還是於一九三〇年首先由伊克博爾 (Sir Mohamad Iqbal) 的口中介體說出，接着真納便受他的影響而相信可以實現。到一九三三年勒墨特·阿里 (Rehmat Ali) 才創造巴基斯坦這一名詞，據說勒墨特當時是取印度回教徒最多區域的地名字母連貫而成，即 P 指旁遮省 (Punjab province)，A 指阿富汗族 (Afghan tribes) 所居的西北邊區，K 指克什米爾 (Kashmir state) stan 指布留奇斯坦 (Baluchistan) 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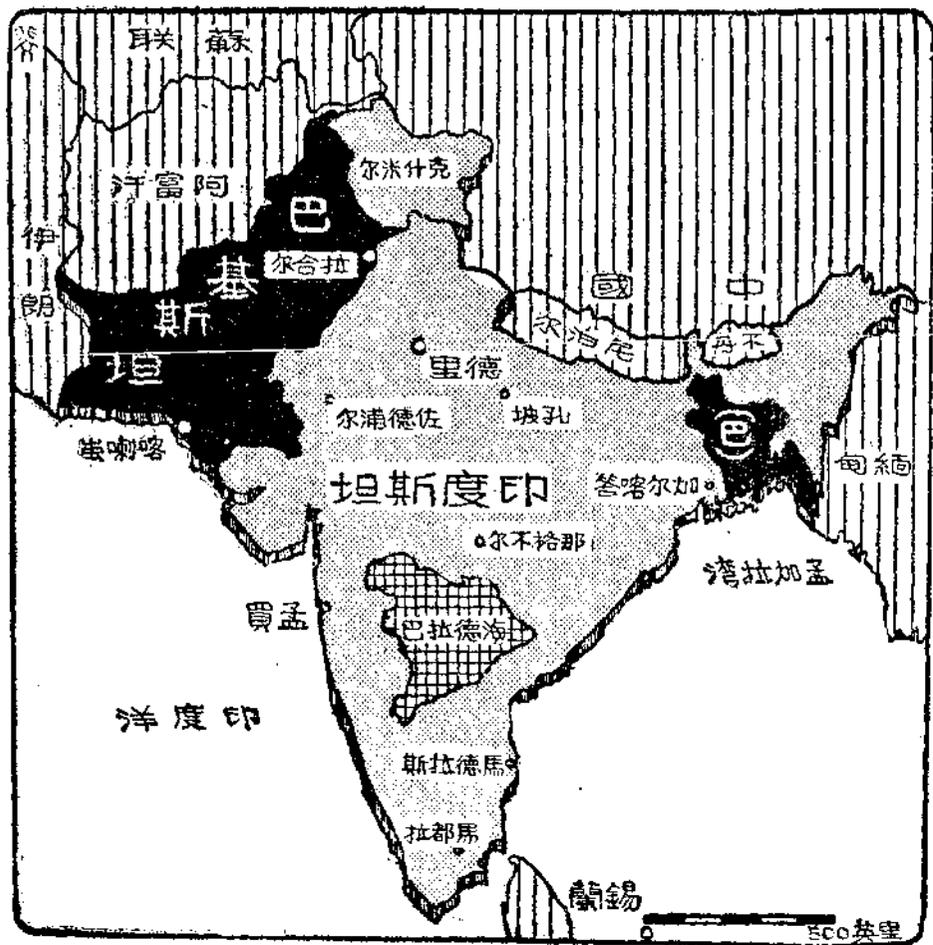
。不過現在巴基斯坦的意義卻被轉作聖潔之地 (Land of the Pure) 了。此後真納便在印度獨立的前提下致力於回教分治運動，到一九四〇年他才第一次公開的宣布巴基斯坦計劃。由於印度的不安定，也由於英國對印態度的轉變，漸漸的使回教同盟的勢力抬頭，終於與國民大會黨並駕齊驅而成鼎足的形勢。

自是真納的信念益堅，企圖實現巴基斯坦計劃之心也益切。勝利後雖會出現過印回聯合政府，但雙方的利害仍難一致，無法繼續合作下去。所以到英國宣佈於去年八月十五日終止印度統治時，國民大會黨便不得不讓步，多方奉就真納的意見，於回教徒區域舉行民衆投票，獲得大多數民衆的贊成，於是過去所謂分治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國便正式成立，真納便也從德里到喀拉蚩，就首任總督的職位。不過巴基斯坦雖是回教徒的國家，但全印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回教徒是住在巴基斯坦以外的區域，同時在這個回教徒的區域內又住有一千三百萬印度教徒，彼此不易調和。雖則在劃分區域的時候，雙方的人民都可以互遷，但在遷移的過程中，又常常發生衝突和屠殺的慘劇，實是一個不幸的結果。

其次就經濟上來說，印回的分治

也使雙方的人民蒙受惡劣的影響。巴基斯坦是工業落後的區域，像煤，鐵，機械，建築材料，紡織品和其他的消費品，過去都是仰給印度聯邦所屬的區域，現在巴基斯坦爲了發展境內的工業，對於從印度輸入的商品課以重稅，於是輸入驟減，使境內的商品供應困難，甚至於行駛的火車也常因缺乏燃料發生減少班次或延誤班期的現象。



另一方面印度區域的糧食供應又嫌不足，必須仰賴巴基斯坦剩餘農產的接濟，否則就要發生飢餓的現象，這些都是分治帶來的惡果。最後，還有克什米爾的問題沒有解決。克什米爾是印度的土邦，和巴基斯坦接壤，居民五分之四是回教徒，巴基斯坦原義的第三個字母K，就是指克什米爾。真納也曾說過：「無論就經濟上，地理上，宗教上以及

文化上來說，克什米爾都應屬於巴基斯坦。」可見回人的重視這個區域。只是在議訂劃分印回治區的協定上却規定着克什米爾的印度王公可以自由決定加入任何一方，於是嚴重的問題便接着發生。王公名義上是保持獨立但態度却傾向印度聯邦。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巴基斯坦但支持克什米爾邊境的回教軍隊侵入擾亂，致使王公宣佈克什米爾加入印度聯邦，並有印軍開入防禦，於是釀成了印回的直接衝突，後來雖提請聯合國解決，但至今還沒有結果，而雙方的衝突卻一直在繼續着。

還有位於印度半島南部的海得拉巴(Hyderabad)土邦，在分治後也和克什米爾一樣的保持獨立狀況，但有一點却和克什米爾處於相反的地位，即海得拉巴四面都和印度聯邦接壤，而王公却是回教徒，於是又形成了印回衝突的第二個突擊的據點。目前雙方的衝突已一天的擴大，或有釀成印回大戰的可能，那更是極大不幸的後果。

正當巴基斯坦的國基還沒有穩固，印回的紛爭也沒有獲得全面合理解決的今天，真納竟於本月十日病逝在喀拉蚩。這當然是整個印度的大損失。但就真納個人而論，許多人都相信他的權力已到了盛極而衰的階段，因爲多數年青的回教徒都覺得他的年事過高(今年七十一歲)，政策太趨保守，而且親英的態度明顯，這些都足損他的威望，就是年老的一輩對真納的缺乏宗教熱忱也同樣的感到失望，所以真納就是繼續執政，前途或許也會遭到更多的阻礙。

至於真納的逝世，究竟會對印回發生怎樣的影響也很難說，或者會使巴基斯坦一般狂熱的回教徒勢力抬頭，發揮極端的回教民族主義，致令印回的衝突更趨擴大，造成全印的大悲劇；或者巴基斯坦因驟然失去了領導者，而使他們不敢輕率從事，轉採穩健的政策，而與印度聯邦接近，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彼此的紛爭，也都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窗外

范永楨

窗外，
月光壓不住湖波的蕩漾，
秋風吹不熄螢火的閃亮。
浪子呀！你又處在深深的夜裏，

伴着瘦弱的身影，
獨倚小石橋的欄杆，
吹一支洞簫，
向窗外牧馬長鳴的遼闊草原，
讓夜風傳遞着懷鄉的衷情。

八月廿日於金陵



版學科

★ ★
室料資刊本

愛迪生的漫談

我在十二歲的時候便耳聾了，自後我常常變得更聾，人們可以告訴我甚麼事情，但不會有聲音使我煩惱，因此我的聾對我不但沒有妨礙，反而能幫助我安靜工作。聽覺良好的人已習慣於外界的喧囂，這種喧囂已成爲他們生活上的需要。假如百老匯的一切聲音突然停止，百老匯的人們恐都要昏倒過去，但是百老匯對我却是一條靜寂的大道。一個人走到一家雜聲鼎沸的商店裏去，他大聲說話，說四五次還難使普通人聽見。但是在這種喧鬧的場合我却能無多大困難地聽到說話。

當我乘着郊外火車旅行於紐約與蘭治之間時，當火車全速開行並大聲鳴汽笛的時候，我能聽到女人和旁人祕密的談話。但當火車停後，人們來和我作普通談話時，我却一點也聽不見。有一次，我被選爲一個商業團體的會員。我去參加這團體的聚餐會，會中很多演說，最初我很遺憾我聽不到這些長篇演說。一年以後，他們於會後把那些講演印了出來，我可以閱讀，此後我便毫不感覺苦惱了。另

外一天，我讀到有一個科學家發明一種短期麻醉劑，我的第一個念頭便是這種麻醉劑應發給宴會中聽覺好的人們。

假使我不是聾了的話，便不會有今天的留聲機發明。正因爲我聾，我便對聲音的知識知道得廣，我知道我自己聽不到並且沒有人能聽到和音。做這種同樣研究工作的旁的人便不知道這缺點，正因爲他們不聾，對這件事對我的實驗工作有莫大的幫助，因此得以完成留聲機的發明，我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完成一張完善的鋼琴留聲片，因爲其和音太多的緣故。

駕駛新力量

對於原子能我具有深厚的興趣，但就我所能够知道的，現在我們對這無窮的力量還沒有到達可以駕駛與使用的階段，但這在將來是要實現的。這是一個事實，我預備據此理想搜集資料在我實驗室中從事研究。

在我們管理原子能以前，我們必先解決其他的問題。我們可能利用地球在宇宙中的運行。另外一個已經被人類駕駛了的巨大力量就是火山，亞平甯山脈——意大利的背脊——上的火山已被利用發出數千匹馬力。

與原子能有關諸問題，至今我們還是一無所知，雖然將來會有許多發現。有些全然不相同但却相屬的問題會被偶然發現，將來這種情形會時常發生，就是當你研究另一個全然不同的問題時，會發現與原子能有關的問題。

原子能可以轉變爲電力，不僅可用以跨越大西洋，且可從世界任何一處發出至世界任何其他一處。大西洋或是無論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阻礙，原子能所發出這種力量巨大而無窮無限。

除了原子能以外，地球在宇宙中據軸自轉給我

們以我們所需要的光、能和熱。且超過我們所需的千萬倍，終有一天我們能控制地球的運動。不僅如此，而且能控制潮汐的起落，禁錮太陽的光線。

我的最偉大的發明

甚麼是我自己認爲的最偉大的發明呢？我對這問題的回答就是留聲機。無疑的這是我愛好音樂，但也更因爲着留聲機給全美國全世界千百萬家庭帶來了歡樂與愉快。

音樂對人類的心靈有着莫大的貢獻，而我能用一種方法使千萬萬沒有錢也沒有時間去聽大藝術家的唱歌與演奏的人們也能聽到最美好的音樂，這自然使我覺得很滿足了。

許多發明都不適合於廣大人民，由於他們不注意的緣故。一件東西要能賣給大多數人民，它必須是極簡明實用。且它的運用必須極簡直，我想這就是留聲機之所以這樣普遍被採用的一個理由，因爲甚至一個小孩都可以開它，另外一個理由便是人們願意花錢去買娛樂品比去買任何其他東西都更願意買些。

機器與進步

國外或甚至有時我們國內有人這樣說，說是我們美國人已變成「一切都使用機器」的人了，說是我們的生活已完全在運用機械，這說得剛剛相反，我們對機器的使用正嫌不夠。機器是免除人類自己辛勞操作而替我們服務的最好工具。甚至在現在，還有太多的人們停留於勞苦的手工工作階段。不祇用少數的機器，而用大量的機器；不祇用些簡單的機器，而用更複雜的機器，人們的生活便可由此走上機遇更多且更幸福的路。

我們必須以各種方法去利用機器以代替我們用體力的工作，假如一個人祇能用一雙手去作事時，那麼人類的腦的用途是太被束縛了。每一個機器祇

要用一個腦子去指揮，它所做的工作比用手做的要多得太多，這就是工作效率。

無論任何事物它使工作緩慢便是浪費，每一分勞力都應要求工作速度增加，增加生產便是擴充人類的生活。人們今天若還祇用雙手工作決不會比過去生產得更快。惟有利用機器，不靠體力，才能增加產量。

現在正是機器時代的開始，今後將更是一個智力時代。由於智力的顯著發展，機器也將有顯著的進步，數量可驚的錯綜複雜的機器便將代替人力去管理機器。

自動機器與半自動機器是有極大的差別的。這在工業上的意義極為廣大，一旦全部自動機器完成，則生產的質與量都將大量增加。由於全部自動機器的極其錯綜複雜，管理人員的智識將特別提高，人便變為半自動機器的一部份。

關於人們的生活

人們對於他所樂於做的事不僅是完全做了，並且還超過了一倍。許多人吃東西超過其食量的一倍，睡眠時間也超過一倍，因為人們歡喜吃歡喜睡，這超過的份量是不合衛生的也是無用的。一天睡八小時到十小時的人，是從沒完全睡好也沒完全睡醒。他一天到晚都會是模糊糊糊似睡非睡的樣子。許多人以為一定要吃得肚子不餓為止。他們大部份的精力都從消化食物而來。我看到人們吃東西，而我自己祇要吃像他們一半便够了。



每天我的睡眠時間從不需要超過四個或五個小時，偶然有時我睡多了的話，醒來

便感覺遲鈍與怠惰。我們時常聽到人們說「睡眠不足」，似乎是一種不幸。我想他們不要說是「失眠」，毋甯說是喪失時間，活力與機會。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起見，我翻閱了英國醫藥雜誌，為了我發現一個例子是說任何人因損失睡眠而身體蒙受損害的。至於患失眠症那是絕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但是有些人假如他們一天沒有睡到十小時，便認為是患失眠症了。現在我並不是提供忠告，忠告是無用處的，沒有人聽信忠告。人們做他們所喜歡做的事並超過了百分之百，他們對忠告是毫不注意的，這世界上未被用的忠告是太多了。

發明家的園地

發明家都企圖使其發明適合於社會的狂熱需要。但社會是決不準備接受任何新發明的，每一個新發明的東西都受社會的抗拒。發明家發明一個東西出來，先要花多少年的時間去問人們解釋，再經過更長的時間才能把發明物引進社會去。等到它既入社會之後，我們的美好的法律與法院程序又被劫掠性的商業習慣利用以打擊摧毀發明者，他們甚至不讓發明家去開始從事於新發明。年齡與事業的成就

一個人到了三十六歲便已開始了解並準備拋棄過去那種錯誤的幻想與年青的無知，而進入人生的新階段，他開始從事於事業了。一個有作為的人決不願過一種平易、無阻難、

(下接第八頁)

科學小品

★走三十六哩可減輕體重一磅

你常常聽到許多過度肥胖的人說：「我並不需要節制飲食，假如我能有時間出外做些運動，我的體重便可很快地減輕。」

斯達富 (Jane Stafford) 在大眾科學 (Science Service) 上撰文說密執根大學醫學院細本博士 (Dr. Louis H. Newburgh) 痛切指出那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細本博士宣稱：「一個人必須走三十六哩才能減輕一磅體重，所以減輕體重，吃含加羅里 (Caloric) 較少的食物比運動更重要。」

細氏又說：「假如你太胖，是因你吃得太多。」胖子時常喜歡把他們的罪過推到他們祖傳身上去，而非他們自己所控制的。細氏說直到今天，關於胖的遺傳性，並無任何證明，人類尤其是如此。而我們仔細觀察一對雙生子，却得到完全相反的論證。在其身體與智力許多方面，他們一生中都極相像，雖有任何不同之處時，都應完全歸諸環境使然。但他們最大的不同之點，便是體重不同，有的胖而有的瘦。

細本博士指出，人類體格的構造是有遺傳的，某種體格可使

人的外表顯得胖，像英國的一種哈吧狗一樣，但實際的過份肥胖却無遺傳。

一個女人過了中年以後便會日趨發胖，這是許久以來大家都這樣承認的。她們時常以為這是由於月經停閉生殖腺改變的結果。但細本博士說並非如此。這與一個階段的。女人過中年以後，便漸漸向於不愛活動，同時她們也不再注意保持苗條身材，所以她們便漸漸留於飲食，隨意亂吃，尤其是吃糖果，於是她們便一天一天的胖起來了。她們的朋友也祇有安慰她們，說這是不可避免的，朋友對這事是愛莫能助。

★蛋白質比蛋黃富於營養

喬治敦大學的海斯 (Walter C. Hess) 教授和埃弗雷特 (E. L. Fyfe) 教授對蛋黃與蛋白質的營養價值進行研究，蛋白質比蛋黃含有富於營養的蛋白質。

據其最近研究分析蛋白質和蛋黃的營養價值，認為整個蛋黃中所含的蛋白質比蛋黃中所含的蛋白質多，且僅有牛乳中所含的一種蛋白質可與之相等，但牛乳中的主要蛋白質——酪酪——在生物學上的價值却不如蛋黃中的蛋白質。至於蛋白質與蛋黃所含蛋白質的比例，則蛋白質含有整個蛋黃的百分之六十五。蛋黃則僅含百分之三十五，由此我們可知蛋白質更富於營養。

★麻痺病患者的希望

據費城美海軍醫院物理治療部主任羅曼少校的報告，一種由用物理治療後，已獲得顯著的功。

物理治療術包括著使用紫外線和紅外線的物理特性及其他有效特性，用熱、寒冷、水、電、按摩、操作、運動以及用機械以診斷並治療疾病。

羅曼少校在美國醫學協會雜誌上撰文報告。在十八個病者中，經用物理治療術，有十二個病人已能舉步再行走，三個病人則顯得有明顯的進步，另三個病人仍無甚進步。

在另外十個例子中，有九個病人經六十七天的治療之後便能舉步再行走，另一個病人也有明顯的進步。

醫生所使用的治療計劃程序，是從兩個星期到四個星期後開始第一個階段包括著按摩和用熱的治療浴，然後，如病人可能自動作時，則作自動床上運動。

再進在醫藥開始後的兩個星期之內，便開始致力於使人活動。其作爲是行走，開始時由床邊到地板上，最後則到健康房作靜態運動，最後則為橋上運動。腳踏車運動和其他器械運動。

通訊版

秋風新起石頭城

·白鷗·

【南京通訊】秋風吹起了玄武湖蕩漾的綠波，平靜中帶點微動的湖面，正象徵着南京的人心，似乎預感着有什麼變動的到來。幣制改革是件大事，八月二十日各期都用特號字標在新聞的頭一欄，人們用緊張的心情讀着，樂觀一點的，以為從此可以返回到戰前的生活水準上去，尤其公教人員，十年來生活的壓榨，使他們沒有喘息的餘地，如果因改革而能提高薪給，是他們夢想不到的天大喜事。緊張或悲觀一點的大都屬於政府的高級官吏，和豪門巨賈，前者怕幣制改革一旦失敗，將影響整個政府的生命，後者則提摸不到：在新的幣制中，是再掀起浪頭，還是他們讓新的潮流所覆滅呢。因此不少的人犯了失眠症。

接着改幣的消息而來，是張羣的訪日，流傳着中日韓聯盟將要實現的謠言，但這個謠言，還不如隱名士拋紗案來得動人，在沒有破案之先，大家並不十分注意，等到九月二日隱名士揭破，財部秘書陶啓明被捕之後，一般人才覺得這件事並不簡單，議論紛紛，辦公室裏的閒談，推測着與某某次長有關，甚至白髮銀鬚的部長也會被追下臺。但這種推測祇是像一絲輕飄的煙縷，等王部長寫給警局的信公佈了，主任

秘書徐百齊以最後洩漏秘密的罪名被捕了，種種傳說又煙消雲散。雖還有王部長引咎辭職之說，這不過是一般神經過敏者的看法，中國官場中儘管努力現代化，主管官祇能戴一頂用人不當的帽子，問題到了這裏應該有個結束，沒有什麼花樣可翻的。儘管這些新聞是刺激的，南京的政治氣氛，卻低沉不過，政府自身正在醞釀着變，一個經濟改革之後，也許來一次政治的大開刀，最高當局似乎有了革新圖存的覺悟。一班急進的國民黨員，他們不獨要求改革，而且主張各派分家，一個黨內既然具備了政黨形勢的派系，反不如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來得妥當，像大家庭裏兄弟吵吵鬧鬧，分家之後大家客客氣氣，倒能收守望相助之益。看白髮少年的副院長，急急地從美國回來，似乎是與改黨有關。但張岳軍氏的由北平跑到昆明，不久又以我國大員的身份去考察日本來看，張氏好像也在排列今後政治的基石。黨內兩大派，旗鼓相當，可以一見高下，改與分他們都必須事先有個算盤，安排一份力量。

在這許多新的排演當中，有些人却注意一隻小插曲。九月八日中央日報登了一則新聞，略謂在南美擁有橡膠園之豪門巨公，旅美年餘，其生活之奢侈，即美國富豪亦望塵莫及，計算其在美每日費用達美金七百餘元，合法幣幣八十四萬餘元。接着上海的東南日報也披載了這事，在平時似乎也沒有什麼，在戰時報紙就登過關於某巨公有多少國外產業的消息，就是前些日子，報紙也登過某巨公在紐約郊外置了一處別墅，花五十多萬美金，又說花五萬美金一年，長期包了紐約某大旅館的房間一所，忙則入城，閒則下鄉，在紐約逍遙自在，某巨公的新聞確是富麗堂皇，不及吾僑小民的寒儉討厭。平日本是笑罵由他笑罵，好福我自享之的，不料這回有了答辭。

十日的上海時事新報（晚刊）發表一篇「說話要事實」的社評來駁斥，執筆者對政府非常高明，大意說共匪才對忠於政府的人，拚命攻擊，把他轟掉，中央日報是政府機關報，不應該跟着共黨的後面走，而且且忠而見細，毀譽日至，曉曉數年不休，歸隱林下猶復為人所嫉，何為見逼至此？中央日報似乎與報務和立場都大有問題。一則小新聞，獨在中央東南兩報刊載，而對方又不惜用社評的篇幅來答辯，可見新聞雖小，事關却大。關心的人便又捕風捉影了。

某巨公大家都知道是指的孔庸之氏，他現在正歸隱到美國的林下，和美國的準大總統杜威是同學，而且淵源很深，今年十一月的美國大選揭幕，杜威果真上了臺，開散許久的孔博士，可能捲土重來，陳派為着事先的狙擊，應該從這時着手，此其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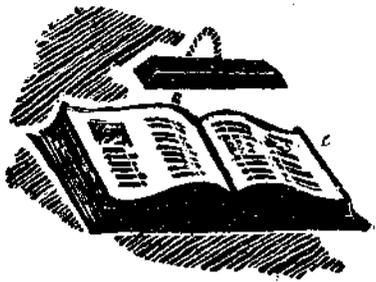
廣州一週來的幾件大事

·青萍·

（廣州通訊）金圓券發出的第一天，從報紙上有到中央銀行總裁馮國璋向財政部長王雲五恭賀的說話：「恭喜！恭喜！金圓券已發到到人民的信任。」接着連發大銀行門前都水洩不通地列隊兌換黃金外幣，金圓券兌出的數字一天天地被紀錄，市政當局發出非常樂觀的說話，認爲市民已充分信任新幣，金圓券可以消滅了。但定事實告訴我們，這只如俗語所謂：「新毛刷，三日香」，不幸的正視記者科申，最近過來，銀行門面又回復從前的冷落，兌換的人僅得三數而已，這是什麼緣故呢？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金融黑市。照記者們的分析，上月的港幣收兌能達數千萬，完全是地下錢莊以低價在市面收入，再向銀行請兌所造成；而上週請兌黃金的人突增，則由於香港金價驟降，投機者在私入口來賣給國行。這一來，便又產生金融黑市，投機者為要在港購金進口，故要在

，可是一去就無下文，王外長才決定從東南亞前往巴黎，政府預備爭取新型外交的今日，東南亞諸國，也是我們部署外交陣容的好對象，王外長假道於此，不是毫無意義。從形勢的演變看來，國共雙方都企圖在一年半載內，拼出個死活的，政府要求穩定現局，變是免不了的，問題在變的方法相程度而已。我們等着看，這一幕幕排演出來的戲文，玄武湖不會風平浪靜了。



評馮玉祥著『我的生活』(下)

禾

執政府成立後，一切的措施，證明馮氏的失算。在奉、段聯合的壓迫下，他被放逐西北（任「西北邊防督辦」）。以察、綏、甘三省邊僻苦寒之地，養十五萬大軍，決非他的「首都革命」的預定收穫。於是，他暗中聯合郭松齡，密約反張（作霖），掀起了「討奉戰爭」。可是，得到日本帝國主義援助的張氏，反敗為勝。結果，郭松齡敗死，聰明的他，預料未來的形勢，是陷於奉直的包圍中（時吳佩孚已與張作霖化敵為友），便採取以退為進的方針，以軍隊地盤交給郭部，宣佈出國。但在「我的生活」中，他却騙他的讀者們，說「爲了避免內戰，貫徹和平主張。」（五五一頁）

馮氏由平津泉滬備赴俄。這次出國，依他的自述是求知識於世界，實際的目的，則爲找覓外援。從他的地盤而言，他應勾結的對象自然是蘇俄。具有豐富政治生活的他，十分明白，要取得俄方的援助，必須言行布爾塞維克化。可以信任他會把這一工作幹得完妥。因爲，他不僅有泥瓦匠兒子的好資格，而且大布粗食的生活，足使十月革命的新貴們自嘆莫及。於是，他似布黨的新同志，一路上得到不少的喝彩，並在「歡迎國民軍領袖」之類的標語口號所表現使他「極爲感動」的空氣中，馳入赤都。

這時候，布爾塞維克的領袖們，爲着孫中山的逝世，正運用他們的政治慧眼，找覓在中國的合作者。擁有地盤與軍隊的馮氏，可能地是合於他們理想的人物。因此，他們殷勤地招待他；他也嫌學夫人似的研究辯證唯物論，說布黨的語言，使對方深信，他不僅是堪可利用的人物，而且比中國的任何有實力的軍人，都更加普羅化。

正當他運用全部才智爭取布黨的信任時，由東方傳來不幸的消息，即直奉聯軍

擊敗國民軍，和他自傳中所說的「某方」（即圍錫山）「無端的大同截斷國民軍」的後路。情勢的危急，已到達瀕地步：如果他趕不回收拾殘局，整個國民軍會因之瓦解。這不僅是他不能坐待的事，連第三國際的指導者也爲之著急。於是，他的主人，給他以所有的便利，迅速地送他回返已別三個月之久的中國。

他和俄國顧問烏斯馬諾夫們，趕庫倫而至五原。一路上，遇見屬屬和友人。將散的羊羣，又被老牧人集中來。以爲主帥有辦法的將士，也一致擁戴他。他也「義不容辭」地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並拍發冗長白話文的通電。電文的內容，破天荒地說出：「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爲瓦工，貧無立錐，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人，」但却以巧妙的詞句，暗中辯護他沒有「赤化」，只接受三民主義而已。我們相信，讀到那電文的吳秀才（佩孚），會對他的文體與措辭發幾聲冷笑，但「無產階級」與青年學生却感到馮玉祥在說他們所要說的話。

這是馮氏生活中最光榮的一段，同時又是他生史的最高潮的第一浪。他似做夢

恰在此時，國民革命的聯合陣綫，開始分裂。他的實力，和所處的地理形勢，給他以很大的發言權。由之，雖然感到財政、軍械兩缺的他，成爲各方面拉攏的對象。問題在此：自稱爲泥瓦匠之子的他，受蘇俄援助的他，應走那條路呢？

當他進入長安時，已對過火的農民運動，「幼稚」的青年行爲，感到不能忍受。他的教育，他的處世經驗，使他不能不收回在莫斯科等地所發的大言。他已決定不再向左走。可是，爲着俄援，外表仍披「革命」的紅袍，等待有利的時候脫下。如果他不再左傾，那他對國民黨究取何等態度呢？這位自稱「剛上跳板」的國民黨員說：「黨部裏面種種明爭暗鬥，我雖不明白其複雜錯綜的具體情形，但我知道顯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樣鬧下去，將來必定會出大亂子，而影響整

個的國民革命的完成。」（六九一頁）自然這是假話。因爲，他的居城，冠蓋如雲，可從各方面代表的談話中，偵知內幕，更不必說，他還有自己代表的密報。他怎會「不明白」？他在那一連辭之後，接着對他的讀者們表示，他禁止唱「國際歌」，不許貼「打蔣」的標語，並拘捕高調「自由」、「平等」的青年。但這些是做給南京方面看的。對於武漢方面，另有一套的表演；他「攜着把雨傘，穿着一身棉布掛褲，束一根腰帶」，到「人山人海」的鄭州車站，受武漢方面代表們的歡迎，並開

了多次會議。他的自傳沒有提出開會時曾說什麼話，依筆者所知，他是武漢行動的贊成者，他發表那些贊成的話後，所得的代價，是設立開封政治分會，充當「隴海路以北，平漢路以東」的主人。

取得河南地盤，便和南京的力量直接發生關係。同時還有徐州會議的一幕。他在自傳上說「我亟欲藉此機會，能對寧漢之間的紛爭，盡一番調停之力，所以欣然參加。他又說：『我們的車子過了礪山，遇着蔣先生親自乘車前來相迎，這是我第一次的會晤。』有什麼感念呢？多年後寫自傳的他這樣地回憶着：『那時蔣先生……地位甚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養中得來。……見其謙采及言談態度，能不使我敬慕。』如果這些話是由衷之言，那怎會在不久之後對他的「敬慕」者，作最不敬慕的行動呢？可見他的言行，是以利害爲尺度。正爲着徐州會議對他的利益，大過鄭州會議，於是

他的汽車夫。

(註) 依筆者所知，他本來早就反共的，因為一批軍火還未由庫倫運同，所以等待。接到軍車出發的電文他屈指計算時間，於軍火抵達防地後發動。誰知，比他更聰明的俄方格相烏，有預知之明地，因遲延日期，使他的希望落空。

馮氏在寧漢分裂階段，有舉足輕重之勢。他知道他，並利用他，但由於對此後歷史的發展，毫無識見，因此，他不自覺地走上北洋軍閥之路。此後，他走下坡路，並非歷史的主角。

「我的生活」寫到「完成北伐」止。以後的事，他如非有意擱筆，一定有許多難於寫下去的理由或有不能出版的原因。

X X X

一個歷史上的物，每不自覺地(很少自覺的)創造歷史，但多不能手寫歷史。政治家寫自傳的目的，也不是以歷史家的身份，而是對歷史某重要事變(他是其中的角色)，作有意的辯護。馮玉祥氏的「我的生活」，自然含有自我辯護的作用，但由於老粗出身，他的目的，易於被人識破。因此，他所辯護的「倒戈」，分共(由鄭州會議到徐州會議)幾個主要歷史事件，却露出矛盾與不能自圓其說。

失意政治家寫自傳的另一目的，多是應付政敵的攻擊，他包含三方面：第一，洗刷政敵對自己過去行為的造謠與中傷，特在自傳裏用有利的事實，以為自己的辯護。第二，更進一步，為政敵的可能中傷，作各種預先的指示，並儘可能的把自己政敵的弱點、性格等暴露於讀者之前。

第三，宣傳自己的政見，以供東山再起之用。馮氏的「我的生活」，不能達到上述三個目的。那最大的原因，為着他並非政治家，更非有寫自傳資格的政治家。

因此，道部書不能合於我們的理想，供給與作者有關係的真實史料。同時，又不能由他見到對他同時代人物之合理的、深刻的估計。說到這一點，他是非成功利主義的。對於有恩於他的人們，他不惜贊揚，對於他的政敵，除已證實和他無合作之可能外，却不敢得罪，甚至還強作贊語。再就他所嚴格地批判的人物而言，主觀的洩憤多過客觀的分析，他筆下的吳佩孚就是顯明的例子。

但在另一方面，依筆者所知，他曾披露兩件史實：第一是一九一二年正月北京發動，以爲拒絕南下的藉口，事實上是由於段芝貴的減餉(一六三至五頁)。第二，段祺瑞的「三造共和」，完全是段系預定的陰謀，使張勳落入他們的圈套(第二十三章)。

最後說到作者的性情，在「我的生活」中，有這自白：「我的錯誤在那裏？就是這個太粗、太老實、太坦直，不會周旋應酬。」(六九九頁)如果，有鐵的事實證明他是那樣的人物，那他是可愛的歷史上英雄，不應沒落得那麼快，可是，大多數人，多認爲他的特性是：「話說得越澈底越好，事做得越不澈底越好！」(七三四頁)歷史上，當然有很多英雄，爲着性格太好而失敗，但是，馮氏的失敗，却由於相反的原因，即虛偽。凡是閱過「我的生活」的人，應會分担筆者這一論斷。(完)

(上接十三頁)商人們說是受到申匯的損失，所以平白地漲了一倍有奇，由法幣改訂金圓券價格後，又再漲了百分之二十，於是政府爲「平抑物價」，便組織了評價委員會，按照八一九的價錢及參酌實情來訂定公價，柴、米、油、鹽、雞、豬、牛、羊、魚肉菜蔬，旅店房租，電影票價，理髮……等等均定了公價，商人們認爲評價沒有標準，不合化算，(在平民眼光早已認爲太高，不能負擔了)與公營事業相差太遠，於是屠商罷市，一切魚菜也自由加價，其餘影票修髮等則附加各種什費，一概不依限價，當局赫然震怒，參議會通過要市府復評減價和切實執行，經檢隊四出查察，拘獲三二小商人，便說說拿獲大投機者，此外更特設三個電話以備市民舉報。

但回頭一看公營事業，怎麼樣呢？醜態由一千八百萬(申金圓券六元)漲至十四元六角，自來水由每噸四十九萬元(申金圓券一角六分)漲至二角二分，電費每度由五十八萬元(申金券一角九分)改爲二角五分，長途汽車由十五萬(五分)增至角半，此外市稅捐處增稅額五倍，鹽稅增加四十四倍，一切房租捐捐等無不較八一九增加，政府只曉得平抑一般物價，而公營事業却置之不理。難怪有以市民代表名義致函各層憲控訴政府了。所以要物價低廉，首先公營事業便要「以身作則」才可！

驚心動魄的廣九覆車案

這年頭真是不好，內戰連年不息，水災，旱災，以後，又來一次「改幣災」，現在又發生廣九路覆車案，死傷人數達百餘人，人命在今天真不值一文錢呢！本月三日下午一時五十五分由穗往港的快車，經過三時多的路程，將要到達布吉站的時候，火車剛要轉山凹時，便撞到山邊去，接連的三等卡三輛，二等卡二輛，頭等卡一輛，餐卡一輛都出了軌，而且

其中一輛還墮入山坑粉碎了，有二輛的車蓋也飛去，壓在一起，當場遭難的有六十多人，輕重傷的也有數十人。

幸而那天有颶風，搭客較少，其中有四十餘走私水客，乘客約五六百人，遇事時適逢大風雨，故期况倍加混亂，哭聲喧天，竟子尋爺，乘間也有「發財」的，路局聞耗後，即派員工前往施救，並查驗失事原因。

照路局的解釋，是匪徒破壞所致，杜鎮遠局長查勘後，列舉七點理由說是好匪爲禍，但搭客則認爲皆由路局不注意路某枕木，設備簡陋，致釀巨禍，且行車速率太快，故不及制止。宋子文主席派謝文龍廳長查察後，亦不能證明爲奸匪造成，且縱令果屬匪徒，而路局在青天白日之下，事先不能防止，事後不迅謀修理，阻止行車，實太過草菅人命，省市參會及各界輿論，均認爲要嚴究責任，以慰無辜。

內幕錯綜複雜的市商會改選

在兩年前市商會復員後成立，何(輔屏)鄒(殿非)兩派爭鬥甚烈，各運奇謀，結果何派得入主中原，照商會法兩年後改選半數理事，故雙方又展開爭奪戰。因爲何氏兩年來主持商會，沒有多大成績，致引起部份商界不滿，乃有倒何派之產生，由鄒派之伍錫璋等發起，於是又有中立派，超然派，少壯派，新興派等產生，各派爲爭票數，便一日三小宴，三日一大宴地來拉攏，直至後來，各派合流，何氏本人以聲名狼藉，不能離職，乃支持關龍創競選，鄒氏亦不出頭，另推少壯派方人矩出頭，互唱雙簧，各自發表主張，前者要維持理事長制，後者贊成大團結，容納各派，結果仍舊何派得勢，至六日改選時，依照立法院規定，應以抽籤法淘汰一半舊任，但何派提出要依照蘭州市商會派觀此情形，乃放棄競選，結果選出來的，全是清一色的何派人物，得到全面勝利。但從此市商會便造成了分裂狀態，今後商運，似很悲觀呢！(九月七日晚)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六八三號

● 部 通 交 ●

隊運空轄直局空航用民

● 線蘭滬 航飛期定起日八月本

州蘭—安西—州鄭—口漢—京南—海上

營兼貨客 蘭飛滬由三期星每
滬飛蘭由四期星每

! 期定! 妥穩! 捷快

司 公 空 航 國 中 : 人 理 經 京 南
處 總 隊 本 樓 七 號 七 十 灘 外 : 海 上
五 五 一 一 一 : 話 電
隊 運 空 航 民 : 市 各 他 其

★ 取 索 隊 運 空 航 民 地 各 向 請 表 間 時 行 飛 ★

廣告刊例(定價以金圓為單位)

地位	面積	
	全 面	二分之一
底封面	一〇〇	五〇
底封裏	八〇	四〇
	二〇	一七
		六分之一

大學叢書
羅仲言教授著
中國國民經濟史上下冊
均已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太平洋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The Pacific Steamship Co., Ltd.
經常航行中國沿海南北洋及長江各線

◀◀ 安全舒適 ▶▶

◀◀ 迅速穩妥 ▶▶

上海東大名路三七八號

電話：五三〇〇七

電報掛號：一四三七

PACSTEAM

行 銀 業 建

行 分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村二十一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七 電話(〇二)六二〇五七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五一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南京分行 南京太平路三三五號
電報掛號 三三六二 電話 二三八六一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電話 四一五九四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電話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三二二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 電話 一五六

漢口分行 漢口沿江大道一〇〇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七 電話 二〇七五

天津分行 天津第一區羅斯福路二二二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二局 三六一二 四〇六二